

讀四書叢說

六

讀孟子叢說卷上

梁惠王上

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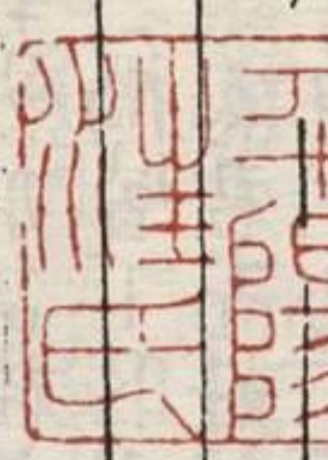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子瑩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瑩之三十七年瑩與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為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瑩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不當從大事記為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徐音舒相思將反

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言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厭固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唯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壞亂而國隨以亡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厭又言好利之弊成弑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薛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為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篡其上

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

東陽許謙



繫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族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方三百十六里有時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梁上章

聖賢告人非法語之言則異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這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與與之言也後多放此此章關鍵全在借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興亡

乃其效也

靈臺一作文王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所以遊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

十五卷一

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程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之舊都歟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音潤者禽名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字音學

移民章

加少加多金先生曰不見其愈少不見其愈多

棄甲曳兵戰而負者

魚鼈之類天地自生之物長幼皆得食之雞豚狗彘人力畜之故以養老則七十者始食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

中地下地以頌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來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來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來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者也桑謂休不耕者也疏謂餘夫皆有田廛是備後禮君之法

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常不煖與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尚異大抵年高者不常食肉也庠序之教教以人倫也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一君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

後罪歲應前兩凶字塗有饑年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况有饑年不發猶是吝己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斂無義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悅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之也

孟卷二

二

集注其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按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鈜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三鼓振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夫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振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鐃鈜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鐃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卻退也大抵鐃則進也鐃則退也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鐃直用反鐃文亦反畜訓養當作許六切今敕六反誤

安承教章

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著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

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慎孟子因取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曰國天下莫彊章

地方百里而可以一節天下莫彊一語王如施仁政一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有民時正指齊秦楚往而征之一節是洒死之事

易猶淺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深門土疏通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孝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間暇了然後去修

梁襄王章

一之謂統天下為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識緯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為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

孟說上

四

于萬國夏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爾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禹國以至于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為一幸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于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齊桓晉文章

襄王才質下不足以語王政故孟子不告之而但曰不嗜殺人而已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不惟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尚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宣王心說其事而誠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為問其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知之而又恐不易以告也

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後之徒黨不魯有言桓文為霸之謀畫經營者此與孔子之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先截斷宣王功利之心下乃開其王者之道

植文之事孟先生曰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國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何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別

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却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一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又推其類而充之至於大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與王問答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即是惻隱而終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三善言至此竟昏罔推拓不去但重疊解說

孟子上

五

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這正是行仁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爲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迪其事故也

術字要看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響鐘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爲大於其良心既啓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人既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己之所好惡者乃之

而已况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權度度物而心為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

意問霸度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願而推變心以及之也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也齊欲服天下如鄰敵禁不行仁政也

以齊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勢矣

集注名辟疆古人名辟疆者非一作開闢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

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切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

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措之於彼固不異是易也上老

老恤孤而民即興孝不信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己之老幼皆同

故即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及

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

本然權度即是人心本有之天理

梁惠王下

莊暴章

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至聖莊暴亦知俗

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

孟子之答只是巽與之言

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專於作樂也

交隣國章

此章前言交隣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

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隣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

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集注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暴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

天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吾師者惟其能有

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
邊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已之志也朱子隨孟子文解故其義亦
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換印易辦古
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雪宮章

師行而糧食謂師眾從君行皆裹乾糧而住故有飢而弗得食者
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為說謗而民因而作為姦惡
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集注廢時失事廢時解荒字失事解亡字

明堂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舉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
以已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
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
蓋行王政則是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

世室者宗廟也脩

一

世室者宗廟也脩

南北之深脩二十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脩之

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

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

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二步其廣益之以三尺

謂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

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

大室外接四角為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二步則南北三室十

步為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

面三三二面各二四方兩夾室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室為八

五室二十戶四十窗白盛重交也盛成也以盛交聖廟所以飾

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一南北五丈

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殿人重屋堂脩

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脩七尋五

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

四注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東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二者或宗廟或

王寢或率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子其制同非謂
 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尚七箇人尚牛鼎之尚長三尺七箇二
 丈一尺闈門容小尚二箇廟中之門曰闈小尚鼎之尚長二
 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
 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
 各有窻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
 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
 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
 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窻二十六戶七十
 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
 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今按此文在明堂
 篇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之制若非一熹切意當有九室如井
 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
 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
 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
 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
 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
 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東方所其左个右个
 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
 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
 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
 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
 按周禮率三代之制以互
 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
 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
 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
 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
 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
 也 朱子之說簡當

放桀章

上兼問桀紂下再問弑君是重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

止舉紂對

集注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為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

為巨室章

兩姑舍汝所享而從我上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不貴國

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勝燕章

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

又曰後子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

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注

云兩引書

鄒與魯自開章

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民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大過民固不

立說一

九

可求反其暴於上然至於君行仁政則親上死長之心亦民所

竭力章

大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

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

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

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迂徙若滕在中國又分大國之間無可

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

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平公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

可考

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禮也牲用豕陳鼎

三豕右有臂臠肫骼正脊橫脊長骨短骨九體膚三雉肺一肝

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有獸之乾者也用兔為一鼎

少牢饋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臠臠

體正脊膂脊橫脊短骨正骨代脊十一體腸三胃三率肺一祭
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如羊率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膂九
實于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有臂膂者肱
骨也膂膂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膂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膂
骨革肉也離肺者挫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切肺者切肺也率肺
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率肺即離肺
祭肺即切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
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
牢膂奴到反肫膂皆音純膂音格切七本反膂音擬鮒音附挫
若圭反胖音判

公孫丑上

公孫丑章

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
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為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
故孟子唯斥管仲

孟說上

十一

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早是謂子路僅得行
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揚氏乃謂
子路之才不及管仲恐未全得孟子之意致證言之甚詳

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此語猶有未推重
曾西意謂曾西尚且不足於管仲乃為我願李之乎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
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
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
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破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
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
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焦聚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
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

置郵字書馬述曰置步述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

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倒懸謂如人遭顛倒懸挂困苦急迫也

揚氏言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馳驅真不可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真為無用矣蓋範馳驅者王良御車之正也不獲禽者變矣不能射也欲使射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也變矣不獲時君也倘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雖小國攝大國而瀕於危亡亦必三年而有足民知方之效子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為之君尔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較也但揚氏此段未為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

不動心章

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於此僅添一王字與霸兼言之耳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

十五卷上

十一

我四十不動心是孟子素有為之之具而後有用世之言也

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声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曾謂謀慮已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比宮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曾子亦是論己與人相敵縮不縮指理之直不直不揣吾往指氣之勇不勇謂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所與較之事吾理既不直雖賤夫亦不求勝之吾理既直雖千萬人我亦必往蓋理曲必屈理直必伸也

必舍黜比子夏曾子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比是虛比下却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為答然則孟賁以力為主而不動心此宮以無勝為主而不動心孟告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是一節孟子去丑問謂我不動心丑乃率勇士為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者及聞告子先我不動之言方知不動之由有不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非唯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舉不動之人而歸重於曾子以理為主者丑至此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孝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毫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一箇心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孝當內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內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內不養外也內於心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孝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

二章說一

十一二

明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肖夫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內是本外是末末之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夫心不明若不去明其心則言終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其末猶得輕重之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謂不求諸末則以為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卒之意然孟子破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窒於外不必求於內孟子謂必當求其內然後外可達告子本意只指內孟子亦專教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則使內外兩致也

告子亦未嘗不知為孝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知言之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通當用力問孝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為他急欲不動其心故兩頭截斷他養心正似禪學

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止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採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大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不同

氣次焉次字不可緩者謂即亞於志也知言即是知道孟子自言故如此知道理明故能知天下言之邪正得失

孟子之孝是知言養氣知言即知道知道爲內養氣屬事爲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即志帥之說至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心既無愧怍則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仁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

孟子上

十一

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然仁義之氣也

上其爲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爲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但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愈盛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直養無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

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休養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

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只是義字應事件件行義積
集得多方得此心全無愧怍而氣自生集注乃由事皆合義自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
字自反直無愧是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

必有事是專以集義為事勿正謂不可以因集義便期必氣之浩然
勿忘謂未能克大則惟不懈於有事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
為欲克此氣用私意便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
氣之節度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
之方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即養字正及
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作害義為甚故發揠苗一段八十五
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揠苗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却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言助長之害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文公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金

孟說上

十四

先生謂當先問知言此亦是丑之孝未能知所先後竊謂孟子
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
無君則弔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正與此同

知言之說攷證言之甚詳

孟子之孝盡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
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
言而得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
朱子以盡心知性為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集
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也
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
言知言却只說知誠淫邪道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
說應事不動心故也

誠淫邪道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事不善者言之者蓋明理然
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言無四者之病則為善言矣曰
非礼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礼矣如曰思無邪曰毋
不敬曰毋自欺聖賢教人其言言大抵如此

告為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善為說辭此却又就已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異觀
丑卒孔子之言可見

二子善為說辭二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爲自有其德行也孔子
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卒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
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既聖可見上句兼句

饒雙峰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過仁義禮智四
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
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
四體中各得其一甘閔顏淵是四體都全但未嘗充得廣大如
聖人之溥博淵泉爾

姑善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孝孔子可見
丑以孔子比孟子孟子不敢當又以門人比孟子孟子不欲答於
是以古之聖人爲問丑同卒夷尹是問孟子才德所至比聖人
爲何如蓋二子雖皆聖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
子先分別夷尹不同道下乃自率孔子而曰願學之

孟說上

十五

吾未能有行焉應上何如二字言已未及夷尹也雖兼三聖言其
實答丑之問至言所願則孝孔子謂雖未及夷尹然亦不願孝之
願孝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主意

孟子言所願則孝孔子又贊和相和齟齬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
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化尔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
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惡知不化

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孝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爲知言也
後兩問同問異却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古聖人下却言二子
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却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
却如何

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子亦不就孔
子德行上言而推率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尔

類指衆人而言率指聖人而言出類衆聖人也按率孔子也
集註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
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爵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

恐懼是氣不盛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剛以動心言

則恐懼為重故先恐懼

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既若是必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者以釋其疑戰兢勉強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一之體而非自然應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蓋公孫丑本問為齊鄉相若居鄉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着如此說

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乃動其心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彊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

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既謂道則行固在其中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

子思說上

二十六

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注皆貫穿一章意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此言黜必勝孟舍無懼曾子自反孟子知言養氣告子冥悍強制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黜專要勝人其事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事專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所以黜不如舍

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恐懼之是我去驚嚇他人

言有所不達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

顛躓即跌仆趨走是疾奔

盡心知性性即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及明矣朱子謂尽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尽心知性則於天下之言無所疑然所以及

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
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事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
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之言
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
本也如下文設淫邪道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德離窮是也
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為害之關下文縮即直無作為是無害直
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道義乃
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為有私己便不合公道便早小然孟子所
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兩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
身本小養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大

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
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
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
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

尋常人漫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這偶合正對不集說

心通乎道是孟子物格知至知言乃其效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言學而後智則孝是智之功若曰夫子
唯見聖道之無窮而學不厭非智者不能言智而又學則學是
智之用恐亦可通

舉夷尹事實皆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兄弟逐國言
汜民不使避紂隱居言汜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
亂則返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
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汜民
不擇夏商

本根指德之盛節目指心之正
此章當作五節看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敢問夫子之
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二節設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
為三節宰我子貢至所願則奪孔子為四節伯夷伊尹於孔子
至章終為第五節

首守賢使能此章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為市聽民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也

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畝之宅布泉也泉即錢也宅而不樹桑麻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謂口率賦漢法口百二十此蓋以漢法比擬古制未必周果以口計泉數如此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詳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為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

千五說

十八

征之孟子固以為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廛字既釋為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為一愚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不忍人章

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三者對舉舉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自有專言意

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能如此而又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兩充字是兩意上充字每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上充

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即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即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為虛言矣集注所謂定位以方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注即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本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

皆有是心猶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也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体認此仁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運掌上相應

夫人章

集註本心全体之德以仁之体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也

子路人告以過章

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為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為之己亦為之即取人為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己之所為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為者善矣安得不勸為善乎故曰與人為善也

公孫丑下

五上

八十九

孟子將朝王章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齊王餽金章

禮注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字書曰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鎰則二十兩為有義按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鄭氏注二十兩曰溢疏依筭法言之其明趙氏注為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疏於前章引鄭注却云二一四兩而謂補注為誤失之矣

之平陸章

語錄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是大邑也此說為是

致為臣章

私龍斷謂用私意而時為龍斷之所為龍斷是商人就市中地高處立而左右顧望眾人所聚多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

孟子以魏惠王之二十五年至魏二十七年改為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代齊孟子即斃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充虞路問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則不待文王而興者也王者興而有名世者是猶有待於文王者也孟子之時雖無王者興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能興之

讀孟子叢說卷上

讀孟子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滕文公上

問為國章

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
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
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
止此下答魯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許行章

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
神農之法蓋文公始聞孟子之言既使畢戰為之矣然後許行
來及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之處故陳相謂已行其法而
其言如此

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舜禹平水土次
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為司徒次叙必如此

江漢以下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秋陽暴之乾
皜二潔白人不可加尚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
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以為孟子贊美
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
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尚已

許行謂不論獲材精麤但大小同者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獲與
小獲若同賈則賣者必不肯為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比精粗兩
獲字意不同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
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
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夷之章

語錄命之矣之字是事子名

滕文公下

周禮問音

注籍字音義見攷證前篇籍者借也下。諸侯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紘以組為之屈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褱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記者答二王之後與博音暉。禮註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詣也淹於驗反又於斂反。白黑曰黼青黑曰黻青赤曰文赤白曰章用此以為祭服謂染絲成此色而紃裳或畫於衣者亦如此。

彭更音

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為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為泰而子以我傳食為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為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尔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也後孟子之意則謂無職業而君子為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好辯音

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乘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

孟說下

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揅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陳仲子音

注章以仲子為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以下貶之也伯夷盜跖之築樹反問也此非君子之心謂仲子之廉當如是尔注章對以織屨辟纁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為無害而以母兄之室與食為不義何哉縱母兄之得此物為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為義矣况既是齊之世家則兄之得祿未為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曾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曾上看是不能充其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充其所暗則仲子之罪大匡章之惑解矣

此章經注諸廉字當辨廉有分辦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
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
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
後可得為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
是仲子之廉也

離婁上

離婁音下

兩言規矩六律前比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
度以比不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
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語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不仁可與言音下

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
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水而言者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
非至理

道在迩音下

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
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教子音下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為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
所以責為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事孰為大音下

事親守身並對說而守身又為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
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尔

離婁下

子產音下

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徒枉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蓋
恐孝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為皆是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

中養不中音下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今
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近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

尚可謂之有德有能乎彼此相較相去豈遠哉
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
深造音十

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註謂道則其進為之方也進為字
有力當看蓋字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
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
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
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
則自然有以效驗以知行二者各体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
於行者為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

博學音十

博字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以善善服人音十

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亟稱水音十

不舎見論語川上音十

孟說下

四

異禽獸音十

此以舜為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於禽獸幾希者尔

以其能存故為舜則衆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於此乎

春秋音十

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

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尔至於孔子之

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其竊取

之矣如此看方是得中間一節不閑

可以取音十

可以無三字為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

察為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尔或問謂孟子卒傷廉以例

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看故也須先体

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集註略見而自許是全釋

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半語是釋可以無意自疑字乃是指

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是得可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

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傷勇兩語

達蒙音十

此章專為交友發辨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言性音十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已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此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章內三智者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萬章音十上

萬章問章十

五論下

五

恕古黠反音與憂同集註言八反誤

取文妻妾音十

對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言怨父母之心雖因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發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弭於未然此等處正好觀聖人書四岳率舜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堯妻舜時頑嚚傲德已化而改萬章傳聞蓋亦野人之語孟子不辨惟欲發聖人處變之心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道弟有思兄嚮陶之道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堯以天下與舜音十

凡祭有祈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殄民無天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百里奚音十

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詳言去虞之智第三詳言入秦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

以事安其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證之言
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為第五節為要然不知則不能明去
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但見其文
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萬章十

目不視惡色章

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句亦孟子言孔子只有遲遲吾行一句

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

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

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集大成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

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

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事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

為聖智兩全

次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

孟說下

四六

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

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

不及孔子

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篇前五章言

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天子之出

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

大成斷之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

章為貧而仕又言孔子下二章論君親與見諸侯而又及孔子

蓋孟子所願孝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

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

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孝孔

子而後可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

善非其真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為仁義猶
矯揉杞柳以為栝棬孟子謂人之於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
者豈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戕
之亦揉杞柳為栝棬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古之
行人不知者將真以為戕賊人為仁義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性猶湍水章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尔也
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
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
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
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活動知覺為性孟子意謂以此為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
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
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
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就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

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食色性也章

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得人心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
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
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
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
內外為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即義在其中而長之之心豈發
於外是則理之不明故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為性於是借
耆炙以為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
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
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富貴戚子之弟章

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為惡
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貴得順其心則為善凶年
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為惡所以難齊為喻謂人之性本
同當皆極於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之道也

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為即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於聖人以全其善則當力好如口之悅味可也

同然之然集註訓可與者聽美對而皆以同字冠之非語助也即是字之意謂理義乃人之所同以為是者

牛山章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魚我所欲章

弗受嗶蹴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鐘在於間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直間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即生意正同間暇而有

孟章下

八

宮室等三者之累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矣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明甚君子其可不知之而由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嗶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暗與義對說蓋欲生即是惡死出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亦此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此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天爵章

大爵人所皆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脩其天爵

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以貴章

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脩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個為念

告子上

禮食孰重章

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接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重輕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章

立命

九

第三節為字重獨不勝為患為字輕湯文亦在人為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為雖幸百鈞之重亦是自去發奮為烏獲之徒此言用力為之皆可至况禮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須如幸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為患但能為之即至不至者乃不為尔所以後節教他幸竟則為堯幸桀則為桀是皆為之而已

盡心上

盡心章

盡心知性知天

殀壽不貳

立命

存心養性事天

脩身俟死

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宜心即明德之謂乎蓋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義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体具眾理應萬事指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眾理則性也應萬事則

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得乎天冠于其上其釋明德為切至於言心而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充之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眾理應萬事此釋心字亦切况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心而言則德何所倚乎然彼言以順辭也此言所以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之不同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仁

彊恕而行

求仁

廣土眾民章

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四者為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天者全而不曾失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下文如此效驗窮達不能加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体分子正指四者

伯夷辟紂章

孟說

十一

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二老之去就

登東山章

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游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孝者當孝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躡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

揚子取為我章

推稱錘也物輕重不齊推與物相準方得其平君子應事當隨事取中而應之譬之秤錘兩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錘兩為輕鈞石為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柳下惠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和也至於不然不憚二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希子表而出之所謂三公當時必有命惠為此任者不可知矣

堯舜性之章

信之者謂得於大者而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
不病而中不假消治者也身之者謂氣質微有不同而自脩其身
一身體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尊
天子而同盟爲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久於此道亦不自
知其實非仁義

子不狎于不順章

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
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
合於理我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
一義也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
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士何事章

尚志者高尚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尚其志
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惡
在却是目前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

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仲子不義章

金先生曰仲子不義當句乃先斷其爲不義之人下則曰若有與
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廉殊不知此乃舍簞食是羹之小
義亦何足道哉彼有辟兄離母之六不義豈可以其小義許其
大不義而名之曰賢哉

食而勿愛章

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君子之於物章

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
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程子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却言仁推己及人

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不言仁之体程子所謂
推己及人正訓此章之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
去尔

盡心下

盡信書音

書中二曲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錄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可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亦讀書之人不可以辭害義可也
集註梓春杙也或作鹵楮也作鹵者是然亦非楮若以為春杙與楮苟非血深一二尺豈能漂之雖非武王殺之而商人自相殺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蓋鹵乃蓋鹵之鹵謂地發蒸濕言血漬於地如鹵濕然此金先生之意

我善為陳章

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梓匠鞀輿章

五說一十二

此言師之教者不過率其大綱尔至於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而當默識者皆率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民為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禮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蠶一考神農者司畜二后稷也農三田畯也田畯是古之官司督促而亦有功於民者郵表畷田郵若郵亭表田畔畷共田之畔相連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畯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猶規五助田除蟲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隄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
此皆有益於畜事者昆蟲八蠲

發然音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眾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其雖為眾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山徑之險問章

山間之小徑悠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道塞之寧同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

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地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禮在中為之品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

所稟之氣有清濁厚薄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然亦有禮在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理而却有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理而行以求至其極故不為命分所拘

堯舜性之章

性者謂所得於天者不做脩為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於天者不能無少失缺脩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說大人章

為君子者固當責貴然於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況大人所為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為何必畏之哉

由堯舜至於湯章

尔知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輩已止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之心真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謙矣

然而無有乎尔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之下乃見意

孟子叢說卷下



此元刻殘本東陽許謙讀四書叢說中大學一卷中庸上
下二卷孟子上下二卷也余於宋元經學不甚喜購然
遇舊刻亦間收焉惟此則甚樂之為其中庸多一下卷
故也 國朝四庫書目止收四卷故嘉定錢竹汀撰補
元史藝文志卷六如此今茲復余為竹汀先生刊補志
一書竹汀因余於元代藝文頗多蒐羅屬為參校適書
友攜此書至知多一卷強索重直余許以緡錢二千易之而未
果告諸竹汀已采入志中改作五卷矣越月有三書賈持
書易錢而去爰記此緣起以徵信于後余檢叢竹堂書目
載四書叢說四冊而卷數不詳又璜川吳氏書目收藏較
近則云七卷然係抄白未之敢信余惟就所見之五卷
為信可尔借吳日一齋書目之二十卷盡出不更快乎

庚申九月小晦日挑燈記

堯圃黃丕烈



五經山房藏書
電話：213200
電話：0519-2338389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讀四書叢說/[元]許謙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56-1

I. 讀… II. 許… III. 四書—研究 IV. B2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8154號

ISBN 7-5013-2556-1



9 787501 325566 >

書名 讀四書叢說(全六冊)
著者 [元]許謙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二·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556-1 / K·905

定價 一六九〇圓

